

一

连江透堡镇南的一处小山包上矗立着一座保民堂,是乡民为纪念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而修建的庙堂。殿宇巍然,庄严肃穆。而保民堂所在的这一处草木葱郁的山冈,据说就是当年戚家军抗倭时结寨驻扎的地方。

透堡镇,地处连江县东北部、罗源湾西岸,镇后山峦林立,镇前沃野平畴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透堡原名透街,因南宋张鉴修建丁字形的状元街而得名。这里人口稠密,商贸繁荣,自古是黄岐半岛上的集贸重镇,也是海盗们的垂涎之地。

嘉靖三十九年(1560)农历二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一日,倭寇从马鼻海滩登陆后,几次攻入透街,烧杀抢掠。据透堡北街埕里林氏族谱记载,全乡500多人被杀掳。为抗御倭寇,嘉靖四十年(1561),乡人集资筑城堡。城堡为花岗石砌筑的圆形防御工事,周长930米,城墙高约5米,宽约4米,设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门。透街也因此被称作透堡,并沿袭至今。

嘉靖四十二年(1563),一股倭寇自寿宁南下,进入连江,企图与先期进占平海卫(旧称南浦,位于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,是明代福建沿海海防要塞)的另一股倭寇会合,围攻福州。戚继光接到新任福建巡抚谭纶的命令,迅即率部自浙江南下,驰赴莆田,与从泉州北上的俞大猷、刘显两军会合。谭纶根据平海卫三面环海的地理形势,决定以戚继光为先锋,刘显为左军,由陆路发起进攻;俞大猷为右军,封锁海上。戚家军奋勇直前,攻克平海卫,斩杀倭寇2200人。

得知同伙惨败的消息,进入连江的这一股倭寇,在掠夺了大批粮食财物和强掳了2000多民众后,立即退到海边一座礁屿上负隅顽抗,等待后续援兵的到来。倭寇还将所有船只抢走。这座礁屿地形险要,潮水退去时,四周均为烂泥滩涂,深及腰腹,船不能通,步不能行,根本无法进入。

在歼灭平海卫之敌后,奉谭纶命,戚继光率军直趋连江,驻扎于透堡镇南。此时,遭受劫掠的透堡镇内外弥漫着悲凉的气氛,一片萧索。

正是初夏时节,天空晴朗透蓝。戚继光登上驻地附近的岭坪山,观察敌情并苦思破敌良策。这之前,戚家军在消灭盘踞宁德横屿的倭寇时,倭寇也是倚仗泥滩掩护,戚家军曾采用干草铺路的办法攻入。但这座小岛的情况不同,泥淖更深,干草难起作用。如何迅速破敌,解救乡亲,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。这时,有人向戚继光推荐一位叫陈第的连江读书人,说此生性格虽狂,但他喜读兵书,常常向人指陈连江沿海的地理形势,可能会有办法。戚继光听了非常高兴,决定会会这位读书人。于是,陈第家谱中有了这样一段记载:

“是年戚公继光逐倭于马鼻,倭踞江心,潮退,四面皆泥淖,计无所出。闻公有狂生名,折柬召之;公摄置几上不视。戚公悔曰:岂有狂生而可折柬致耶!遂亲访之。一见大悦,促膝画策,秘军声作八音以通语,仿乘橇作土板以行泥。选壮士数百人,日各斤肉,饱则手狼筅,演一必字。人初不测所用,及交锋,倭以短兵,我以长械,且必字五划,应手踏五人,土板往来便捷,挥以剑,无一脱者。”

陈第无疑献了良策。他建议仿造当地渔民讨小海时使用的土橇,作为在泥滩上行走的工具,同时使用长枪,组成必字形克敌。还要求士兵使用“八音”通话,以隐蔽军情。22岁的书生陈第由此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。《戚林八音》后来还成为福州话通用字典。而戚继

十年驱驰海色寒

黄文山



宏娇/图

光,更是展现了一位大将的宽广胸怀。于是,戚继光一面在海岸遍设木栅,布置警戒哨,防备倭寇上岸;一面发动民众制作泥橇,并抓紧训练士兵使用泥橇演习破敌战术。一时,透堡城内,斧凿声此起彼伏,民众纷纷献木料,希望戚家军早日克敌奏凯。

很快,戚继光就利用泥橇向倭寇发起凌厉攻势。只听战鼓轰鸣,数百条泥橇如同箭矢般飞快地驶过泥滩,直插礁屿。在一片喊杀声中,倭寇还未回过神来,就被长枪一一搠倒。戚家军风卷残云般攻破倭巢,岸边观战的民众无不拍手称快。

这一仗,戚家军消灭了400多名倭寇,解救乡亲2000多人。透堡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和繁荣。

这是戚继光第二次率军入闽抗倭。

二

戚继光是山东登州人。父死,年仅17岁即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,开始了他长达45年的戎马生涯。19岁时,他升任都指挥佥事,负责山东御倭军事。在一次阅览兵书时,他慨然题诗:“封侯非我意,但愿海波平。”从嘉靖二十七年(1548)开始的五年中,戚继光每年一次率领登州将士前往蓟州戍边,展现出卓异的军事才能。兵部官员王德等人评价戚继光“青年而资性敏慧,壮志而骑射优长”,纷纷上疏推荐他。

嘉靖三十四年(1555),27岁的戚继光被调往浙江抗倭前线,任参将。他鉴于卫所军不习战阵的弱点,恳请朝廷批准后亲赴“俗称剽悍”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,组织训练一支3000多的新军。他教练士兵掌握枪刺和棍术,严格军事训练,并自己创制了克敌制胜的鸳鸯战阵。他治军有方,率领的军队英勇善战,屡立战功,被誉为“戚家军”。嘉靖四十年(1561),倭寇焚掠浙东,戚继光率军在龙山大败倭寇,继之扫平浙东。次年,戚继光奉旨率6000精兵援闽。

倭患起自十四世纪初叶,其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,封建诸侯割据,互相攻战,争权夺利。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,就组织武士、商人和商人,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劫掠烧杀的海盗活动。沿海居民深受其害。明朝虽实行海禁,但沿海不少豪商巨贾、闽浙大姓为了趋利,依然在从事海上商贸活动。福建巡抚谭纶就毫不讳言地指出海禁的弊病:“海禁愈严,中国价值愈厚,而奔趋贸易者愈重。私通不行,则以攘夺。”由此形成一些强力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,自由走私贸易发展成亦商亦盗。这些武装集团为谋取暴利,往往和倭寇相勾连,甚至直接成为倭寇的头领。由于倭寇和海盗相勾结,至嘉靖年间,闽、浙沿海的倭患更加严重。他们人数多达千众,大都带有攻城用具,一时狼烟四起,所过州县俱遭涂炭。

嘉靖四十年(1561),倭寇攻破福清县城。战事很快蔓延到连江、罗源、宁德、莆田。翌年,戚继光奉命率军入闽进剿。倭寇在宁德横屿和福清牛田分别扎下大营,并互为声援。戚继光先击破横屿倭营,斩首2600众。而后,戚家军乘胜进抵福清,屯兵镇东城(今海口镇),军锋直指牛田(今龙田镇)。牛田是倭寇在福建的最大巢穴,周边堑壕环绕。戚继光仔细观察地形,思考破敌之策。他让士兵各持一束柴草填平壕沟,乘夜色突

然杀入。倭寇毫无防备,顿时乱作一团。牛田一战,倭寇被杀及落水死者达万人。福清百姓箪食壶浆以迎戚家军。为了方便战士行军时就餐,福清乡民特地烤制了一种圆形面饼,饼面匀撒芝麻,以细绳串起,挂于戚继光士兵的脖颈,被称为光饼。因饼在镇东城始制,民间又称镇东饼。松软香脆、咸淡适宜的福清光饼至今仍是福建名小吃。

三

剿灭牛田倭寇后,戚家军来到瑞岩山休整。瑞岩山下有一尊弥勒坐佛。佛

像本是一块天然石头。元至正元年(1341),里人吕伯恭延请工匠依山岩形状就地雕琢而成。弥勒盘腿而坐,袒胸露脐,双耳垂肩,左手捻珠,右手抚腹,笑容可掬。在弥勒的眼和腰上,还雕有三尊小罗汉。

看到这尊满脸笑容的弥勒佛,接连打了两场大胜仗的戚家军将士们也乐开了怀,他们在瑞岩山下结寨欢宴。快活的气氛,登时在天地间荡漾开来。

而戚继光呢,在起伏不息的笑声中缓步登上瑞岩山。虽然接连打了两场胜仗,但他此时的心情却有几分沉重。他想到了朱纨、张经、卢镗,还有俞大猷。他们皆是抗倭名将,立下赫赫战功,却都命运多舛。而与自己一道并肩抗倭的汪道昆也遭到陷害,被弹劾罢官。戚继光免了自己的前程担忧。

在瞻仰了宋代古寺,还有前人题刻之后,戚继光信步来到后山。茂密的相思林在海风中低低絮语,似乎要争相告诉这位沙场骁将一件秘密。戚继光心有灵犀,拨开草丛,走进密林,忽然眼前一亮。林木掩映中,现出玲珑奇石,有的偃卧酣睡,有的孤悬作戏,有的互拥相叠,千姿百态,栩栩可爱。身经百战的将军为后山上的奇岩怪洞着迷。第二天,他便指挥军士进行一番整理,根据它们的不同形态,将这些岩洞分别命名为穿云洞、飞来岩、蹲虎石等,称为三十七洞天。望着这些出自大自然的造化神工,戚继光一时间心潮澎湃,将所有烦忧抛诸脑后。才情满腹的青年将军挥毫撰写了《瑞岩寺新洞碑》一文,镌刻后立于寺旁。碑文中写道:“一山抱高处,可以望神宗,名之曰望阙台。”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。

在瑞云山休整数日,戚继光率军奔赴莆田。将士们冒着矢石冲锋,几番血战后攻进位于林墩村的倭巢。

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,转战千里,历经宁德横屿、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三大战役,尽灭福建倭寇主力,名声大噪。34岁的戚继光也因战功卓著升任副总兵。

戚家军准备班师回浙时,福州官绅特地在于山平远台设宴为戚继光饯行。这一次,卸下铠甲的戚继光显得十分轻松。他畅怀痛饮,觥筹交错间,有人吟诗,众人唱和,诗酒交集,其乐融融。此时,大将岂能无诗!戚继光举杯仰脖而尽,随后朗声吟道:“十年驱驰海色寒,孤臣于此望宸銮。繁霜尽是心头血,洒向千峰秋叶丹。”一时举座肃静,聆听将军慨然赋诗。这首诗,正是他在瑞岩山写下的《望阙台》。诗从马蹄声中来,诗从刁斗中来,诗从剑气里来,自然不同凡响。

酒酣耳热之际,戚继光走出平远堂,踏月信步而行,见旁边一块巨石平坦,如榻似床,他在石床上卧下,竟沉沉入睡。后来,人们在戚继光的卧石上镌刻了“醉石”二字,并修建了戚公祠纪念这位抗倭名将。

戚家军回浙后不久,倭寇重来。兴化府城被倭寇攻陷,数万民众被屠杀。福建巡抚谭纶召俞大猷为福建总兵,戚继光为副总兵,率兵进剿。戚家军此时正在浙江休整训练,并补充兵员。兴化籍官员康大和特地赶到浙江,面见戚继光,向他详细述说莆田遭难的惨景,恳请戚继光早日率兵赴闽除害。谈及情切处,55岁的康大和两眼不禁泪花闪闪。戚继光也深为康大和爱乡爱民之心所感动,毅然提前率部出发。这一仗,收复了平海卫所。逃入深山避难的百姓,陆续返回家中,埋葬亲人,重建家园。

平定福建倭寇后,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,担负防卫京畿的重任。

【闽都新谭】



龚易图后人说掌故

■郭震

10月21日,《福州日报》刊登《朱筠与“三百三十有三士亭”》一文后,我收到了福州世家后裔的反馈:龚易图的玄孙龚家麟来电称,与朱筠同游乌石山的何应举、林开琼、林乔荫、龚景瀚、梁上国、林其英、周世德中,龚景瀚系龚易图的高祖;并说“龚景瀚和梁上国是亲家关系,龚景瀚的三子丰谷娶的是梁上国的女儿”“从族谱里还查到龚景瀚与林开琼、林乔荫也是亲家。龚景瀚长子谷娶林开琼长女,龚景瀚女适林乔荫子”。

龚景瀚也是闽籍名士,他承家学,幼即知名,大学士朱珪(朱筠胞弟)督闽学,对其激赏有加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成进士,归班铨选;乾隆四十九年(1784),授甘肃靖远知县,未到官,总督福康安知其能,檄署中卫县,后历任平凉知县、固原州知州、陕西邠州知州等职;嘉庆元年(1796),以功擢庆阳知府,后调兰州,官至兰州知府;至其玄孙龚易图于光绪十二年(1886)辞官归里后,在福州修建了4座园林:双骏园、武陵园、芙蓉别岛与三山旧馆,而誉满榕城。

而梁上国亦非等闲之辈,他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)任编修,后转御史给事中,历任奉天府丞兼提督学政;嘉庆十二年(1807),迁詹事府少詹事,升任太常寺卿;嘉庆十八年(1813),任广西学政。

龚景瀚的两位亲家——林开琼与林乔荫也不简单。林开琼,字达孙,又字长川,号晓楼,长乐高洋里黄石人。他是乾隆庚寅举人,授大田训导。遇到饥荒时,他劝富户平价出售粮食。后迁永安,与知县协力采买仓库,士民乐输。他本可通过谒选得县尹,但因不愿向吏缴纳钱财而拂袖归乡。著有《晓田诗钞》十卷。林开琼与从弟林昆琼同游京师,住在大兴朱文正、河间纪文达家,名盛都下,时称为闽中大、小林。

林乔荫,字育万,一字樾亭,号瓶城居士,侯官人。生于乾隆九年(1744)正月十五,是乾隆三十年(1765)举人。他少时创立读书社,曾在永定书院等地讲学;嘉庆五年(1800)任四川江津知县,嘉庆六年(1801)秋离江津赴藏,嘉庆七年(1802)到达拉萨,嘉庆十年(1805)卒。林乔荫博洽多闻,善诗文词,著有《三礼述数求义》《摘句图》《瓶城居士集》《石塔碑刻记》《西藏闻见录》等。其中《西藏闻见录》有嘉庆癸酉(1813)抄本,散曲现存一套,写西藏风情。这些当年与学政朱筠携手同游乌石山的亦师亦友的伙伴,一个个都成了一方精英。

此外,萨本敦也发现,移到西湖的其中一块石头,还刻有他十二世祖萨知辉的名字。而萨家以后在福州的发展也是英才辈出,如雷贯耳。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萨知冰、萨师俊等人。该块刻有萨知辉名字的石头曾辗转迁移,现位于福州西湖公园大梦山松声亭东南侧悬岩之上。



茶香依旧

■若谷

小时候,我们兄妹几个,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见不到父亲的。

当年,父亲在县城工作,而我们兄妹几个和母亲生活在乡下。父亲工作一忙碌起来,有时一别数月,但每当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村口,家里就变得更加热闹起来。父亲最爱带着我们种东西——枇杷树、橘树、芭蕉、柿子树……在贫瘠的年代里,那些果树是父亲不在家时,留给我们小孩最甜蜜的思念。

最难忘的一次,是父亲带回来几把茶苗。我好奇地问父亲,这种树苗长大后会结什么果子。父亲笑着说,这不是果苗,是茶苗,长大后,可采摘嫩芽用来泡茶喝。第二天,晨光熹微,他便带着我们来到家对面的山坡上,挖土的挖土,挑水的挑水,种了小半坡的春茶。

茶树长得很快,我们兄妹几个经常相约一起采摘茶叶。在春天,每个人挎个小篓子,指尖轻轻掐几下,一把把嫩芽随之跳进篓里。我们争着抢着采摘那最嫩绿的叶子,并且比最后谁摘得最多,期待得到父亲的表扬。倒出来的茶芽堆成小山,像被春风揉碎的翡翠渣子。这是我最喜欢,且难忘的画面。

父亲总能把嫩绿的茶芽变成卷曲的香茗。新鲜采摘的茶叶,在经过杀青、揉捻、炒干等一系列手工工艺后,最终制作成色、香、味、形俱全的绿茶。茶香牢牢锁在成品中,经久不散。此后,我家的茶叶罐总是满满的,每次来了客人,若大人不在家,我们小孩也有模有样,会从茶叶罐里拿出茶叶,泡茶待客。

今年归乡,我在杂草丛中寻得几株老茶树,它们倔强地挺立着,新芽依旧嫩绿可人。此时,儿时兄妹们一起采茶的快乐情景即浮现在我眼前。我随手摘了一把回去,母亲见了,知道我们兄妹依然念着这茶。随后,她又悄悄地顶着大太阳摘了半天,准备制茶。母亲的手艺,是当时向父亲学的,当熟悉的杀青声又在灶间响起,记忆里的茶香仿佛穿透时光扑面而来,弥漫着整个屋子。

带着温度的茶就这样出锅,成品约摸几两,虽然不多,但是母亲还是小心翼翼地用草纸分装包好,叫我带回省城,捎给大哥。

“啧,这和父亲当年做的茶一样香!”一收到茶,大哥就马上烧水泡了起来,尝着第一口啧啧感叹。当我抬头望向他时发现,大哥眼眶里含着泪水。

茶可饮、可品、可忆、可思。我想,父亲的一生,正如茶树——质朴如茶,清冽如茶,温润如茶。这位曾徒手擒获重犯的英雄模范,这位两袖清风的地方官,退休后最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故土,过着朴素的生活,直至年事已高。他的人生故事,就像茶在岁月中发酵出更深的韵味。如今青山未改,茶香如故,而父亲的爱却化作了人间最恒久的清香。

[风雅闽都]



龙岭顶上的古井

■唐希

龙岭顶是大庙山主峰东侧的山口,铺着两米多宽的台阶石径,沿着山坡缓缓地构成一条拱形通道。它一头连着上杭路,另一头对接着马口的延平、洋中和学军路的三岔路口。从马口龙岭脚翻过龙岭顶的百级石阶,下了坡地就到了龙岭下,向东拐是上杭,可见到江水中的沙痕。在福州方言中,“杭”不仅与“航”同音,还与“痕”同音。宋元之前,这里是古闽江的渡口。

那时,过小桥还没中亭街和万寿桥,福州城里人出南门,欲行闽江,只能从洋头口向西南,穿过水田畔,从马口沿石阶翻过龙岭顶,在道头登船,或渡江或远行。千年来,络绎不绝的行人、轿夫、骡马在龙岭顶的石板道上踩踏过,那时的龙岭顶可是熙熙攘攘的交通要道。

传说很久以前,有一个和尚天天在这里取水。有一天,他感觉吊桶特别沉重,好不容易拉上来,吊桶上缠着一条铁链。随后,